

## 背影

關掉燈，我站在窗邊。

面前的紗網切割夜色和細窄巷弄成數百個細格子，尼龍線交叉編織成的小孔每個都不方不正，塵屑污垢積附在微微抖動的線條上，風吹來刮落一些細灰，也帶進新塵。

等待時，伸出食指，滑抹窗沿那條鐵溝，將灰塵推擠一處後，再加以搓揉成外部鬆軟內心扎實的小球。除了手動作，我還側耳聽，也同時觀看。

最先出現的是腳步聲，在每層樓只亮一盞壁燈的窄仄樓梯間叩叩叩一階續一階下蹬到底。接著伸手輕握大門把手，轉動它，再出點力氣向外推，發出啞呀聲響，鏽跡斑斕的那扇紅門瞬間篩進光線，照得他行頭閃亮耀眼。

他頭上羊毛漁夫帽的帽緣略為捲曲帶法式風，這天頭髮與帽型類別一致，是及肩波浪捲且帶著焦糖暖棕色調，完全甜蜜慵懶。除了一只黑皮包斜揹著，所穿的淡橘連身裙上罌粟花盛開，走路時屁股搖搖裙襞搖搖。他的小腿肚有一半沒遮住，糾緊的肌肉線條延伸往下直到腳後跟，腳底是低跟楔型涼鞋，鞋子小了一點，五根腳指頭露出來，並沒有搽指甲油。

那身子如歡快的鬼魂從我們這棟舊公寓盪出去。之前，我總是只站在此處以目光追隨那抹熟悉的背影，看他晃離這條略嫌黝暗的巷弄。今晚我決定行動，沿循他前行路線，抵達城市某處。

迥異於那人姿態的優雅婀娜，我倏然起身，抓了裡頭放有手機和家裡鑰匙的隨身包包，竄到客廳開門，再穿上便鞋直奔下樓，只為了跟上他腳步。

經過幾次觀察跟對時，已經大概算好他大約走多久會折到巷口轉角，讓我能夠在不太喘的狀態追趕上他卻不被發現。

我踩著便鞋在巷子裡試圖不出聲響快走，憑藉幾間樓房外頭排列突出的盆栽當遮掩，路燈光影投射下，我忽高忽矮形跡鬼祟，分明跟蹤狂。如此閃躲著疾步前行，只是想知道父親在轉換角色與衣裝出門後到底都去了哪些地方。

這想法已存在好一陣子，遲遲沒有付諸實現。

他通常選在母親上夜班時外出，趕在她回到家前半小時悄聲入家門，褪下一身華麗，打回汗衫運動褲的素樸原形，重新恢復我父身分。

與他間隔距離不算太遠，多少擔憂他會不會剛巧回眸就遇上我手法有些拙劣的隱身術。然而並沒有。他目光在前方，偶爾左顧右盼，不曾朝後方望。

我們父女倆一前一後窺出小巷子，進入人來車往的大馬路口。他沒有刻意壓低帽子，反而稍微揚起頭，模特兒走台步般挺胸行到紅綠燈前，等待過街。

小綠人燈號亮起，有三十五秒可前進，父親跨步直行，步幅比平常他走路時略小。斑馬線上行人不少，一個內穿T恤外搭藍色休閒西裝的男人從對向來，與父親擦肩過，斜瞟他一眼。父親沒有偏頭，只筆直向前走。

停等線左右兩邊車輛燈光熒亮直射，引擎聲低吼，排列的車身下方有白氣徐徐吐出，熱煙在冷漠夜色裡縹緲迷幻。我起先藏在人群間隙，接著趕在倒數十秒時起步，速度加快但提醒自己絕不奔跑。

從背後看，父親是個體格高大的婦女，粗壯了些，或許有一絲矯揉造作，但也可以把那當成某種天生的姿態，不能以此斷定他的性別。那套長袖連身裙有薄墊肩，上臂做泡泡袖造型，不特別明顯但略嫌過時，不知道是從哪裡買來的，或許是菜市場也可能是網購，總之不是我母親衣櫃裡有的裙子。

各色看板霓虹燈在路上閃爍招搖，街邊店家林立，燈光明亮的超商和眼鏡行、將貨架擺在騎樓沒人光顧的皮鞋店，和人龍排到門外的拉麵屋，那些店都與父親和我無關。我們倆在互不相識的人群中穿梭行進，避免與他人有所碰觸，此外還目標一致，像有條隱形細繩一端綁住他，另一端捆著我，他走我也走，他不動我就停，只差我不曉得終點在哪裡。

父親突然被什麼東西絆到，腳拐了一下，整個人跌坐到地上。儘管他背對著我還有點距離，但能肯定他有哀嚎一聲。耳朵忍不住湊往那方向，想聽出他發出的是男聲還是女音，然而周遭眾聲喧嘩，根本無法辨識。附近有個小孩放開他母親的手，趨向父親想扶他起來。父親拒絕了，他看著小男孩輕輕搖頭揮了下手，男孩像發現什麼秘密一樣，跑回去母親身邊，抱緊她的腿。

父親站起來，雙手拍拍屁股再拉平裙子，順便調整了包包的位置和角度。他左腳涼鞋上一根細帶子因為摔倒而斷裂，我以為他會就此打道回家，正想找某處躲避，但他沒放棄夜行，繼續向前走，依隨身軀扭擺，那條黑色細帶也跟著輕微用動。

走了一段路，父親稍微停頓腳步，頭肩背朝下壓，帽子和身體連續顫動好幾下。他又咳嗽了。

父親之前在紙廠工作，這幾年他開始出現咳嗽症狀，就算看診吃藥了也反覆發作。母親說那是因為紙廠裡面粉塵太多，勸他換個工作。父親說每種工作都有職業傷害，他已經在那裡工作二十幾年，辭職後不知道該做什麼。母親說不知道做什麼可以在家煮飯洗衣打掃。隔沒幾個禮拜，他就真的辭掉紙廠工作待在家。

我站在一間連鎖超商外面等待父親繼續走。有隻目珠混濁毛色土黃的流浪狗，比我更靠近門口。牠耳朵眼皮朝下垂著，前足交疊慵懶趴在黑色地墊上，

守候玻璃門開啟時從裡面洩出的涼氣。

咳了個段落，父親停了。

他立身，偏過頭，連帶身體也轉動。可能覺察到什麼地方不太對勁，他看起來眼神飄移著，略向四處張望，我只好先側過身，臉朝向商店內部，眼睛則斜睨他的所在。我不敢亂動並付度，如果他突然拉起裙襬毫無顧忌奔向我，我該拔腿就跑嗎？小時候，他常帶我到鄰近小學運動，我們大多繞操場跑步，一開始他領著我跑，我速度太慢，與他的距離逐漸拉大，我要賴待在原地聲聲哭鬧呼喚他，他就倒退跑，直到抵達我的位置，吐舌扮醜還笑我是賴皮鬼，接著一把抱起我走完全程。

往事如夢境，它們都屬於過時且殘缺不全那個類別，甚至讓人懷疑那些事情是否曾經存在過。父親與我已久未擁抱彼此，對我來說他的世代太遙遠，對他而言我的世界太年輕，我們乾脆各自縮回手腳，蜷進自己軀殼裡取暖。

他沒發現我，轉身回去接續原來的路程。我隨即跟上，與他保持原先的距離。再往前去，喧鬧的馬路逐漸安靜下來，店家只剩零落幾間，光線跟著調暗。人車大都拐往另一條街道去，父親沒有多考慮，直接右轉入另一條巷子。

巷子不算太長，走到盡頭豁然開朗，直見一座佔地廣闊的公園。

父親言談間偶爾會提及那座公園，說那裡樹種不少，每棵都高大茂密，是他見過附近最值得飯後走走的地方。母親問他，你沒事去那裡做什麼？他說沒有特別要做什麼，就是四處走走，發現了那個好地方。

父親進入公園範圍。

環繞公園的步道周圍有許多掉落的樹葉，那些紅褐色或乾枯薄脆的葉片彼此疊覆，昏黃路燈照映下，製造出某種冬天已經進入尾聲的和暖氣息。父親沿步道悠閒行走，偶爾扯扯裙襬，涼鞋跟在連鎖排水磚上反覆敲擊。

他哼起一首台語流行歌，輕盈曲調浮在空中，樂音跳格子似的移動。從前從前，當他在我床邊哼唱詞句不全的童謠哄我入睡時，那柔軟的嗓音總讓我呼吸漸趨平緩，快速入眠。

我稍微放膽尾隨父親。公園裡有不少來運動的社區居民和巨傘般的大樹，如果有被發現的可能性，這些都足夠遮覆我的身影。我猜想著父親來到這個公園的目的，是單純散步嗎？他是不是想秀給誰看？他有情人嗎？或者，他只想當個默默開屏的孔雀，孤獨行過不同街頭以展示他擁有的華麗？

父親與母親分房睡好幾年了，母親說父親打呼太大聲，她如果睡不好，隔天站在工廠的輸送帶旁邊就非常危險。父親說分房睡對母親好對他好，母親有夜尿習慣，這樣她起床就不會影響他。這些話他們在我面前公開討論，像是

真的，也可能是假的，只有他們清楚真相。假設為真，母親可能不知道父親的喜好，如果是假，就是他們聯合起來騙我，或者母親裝傻。總之，我選擇相信他們的說詞。

父親脫離了原始行走步道範圍。他先站到步道側邊觀察左右來車，接著跨越馬路到對面。那裡由形狀規律凹凸的鐵皮和格網狀的牆籬分段圍起來，牆身大部分塗刷淺綠色油漆，框起佔地廣大的建屋預定地，不過此時還沒開建，從格網向內看去，牆裡頭雜草叢生，成了流浪狗成群佔據休息的地盤。

有座舊衣回收箱立在圍籬旁，它的嘴巴朝下大開，附近住家在過年前後丟掉的廢棄衣物已經滿溢上來，充塞腔口。

父親就站在它前方。

他背對馬路，面對回收箱，伸手入內抽出幾件衣褲，看完後搖頭，丟到地上，再繼續抽，拉出一件牛仔外套。他試穿，那件外套顯然版型比較窄，僅能勉強貼覆身體。脫掉外套，他把它掛牆上。手又往回收箱內掏，陸續試穿，喜歡的就把它們披放在鐵牆上，不合喜好的就往地上扔。

直到手能探的深度已到極致，他還捨不得抽手，摸彩似的在箱子裡撈轉，終於讓他摸出今日大獎，一條長紗裙。他緩緩舉起蓬蓬紗裙，用鑑賞寶物的方式細觀著它。那刻，黑色網紗成了無垠夜空，上頭綴滿無數顆金黃色小星星，一閃一閃亮晶晶。

一閃一閃亮晶晶。他撐開裙口，上半身稍微前傾，雙腳接連跨進去，鑽入那個圓洞，讓滿天星斗密密包覆他。那瞬間，毫無疑問，他就站在宇宙中心。

他摸索著黑色皮包，從裡頭翻出一個摺縮成小方塊的塑膠袋，抖開它，將物色好的衣裝從牆上抓下來分件置入袋內。臨走前，不忘把地上丟的那些不上眼或穿不下的衣服重塞回那座大鐵箱。

當父親還在路上婀娜行走時，我跑回公寓，拿出鑰匙開啟家門。我先在廚房倒好一杯水，走進自己房間。接著打開電燈，褪下身上所有外出裝備。

然後我又關燈，重新站回紗窗邊等待。

調整幾次呼吸，我放慢速度將幾口白開水倒進嘴裡。

他在巷口出現了，那顆宇宙裡最閃亮的星宿。我的父親。

比起我狂奔回家的氣喘吁吁，父親在這略顯幽暗的巷道內行走的姿態秀雅，就像位實至名歸的貴婦名媛。他手上提的那袋免費戰利品，隨搖擺的身體輕微晃動，過幾日，他或許就穿它們上街展示，再度演出一場低調的服裝秀。

窗口有風吹進來，還帶些許寒意，冬季顯然未完全離去。

父親接近公寓時，斜對角三樓一戶人家房間突然亮燈開窗。就算那只是盞

黃色暖燈，柔和光線從裡頭突地衝射出來，對我而言還是光芒刺眼。那是個男生，可能跟我差不多年紀，他默默觀看父親走在巷弄時的模樣，直到我們公寓那扇大門碰的一聲關上。

父親上樓，進家門。

他在玄關脫掉涼鞋，赤腳在房子裡走動。他以為這樣很安靜，但是腳板在地磚上移行，就像便利貼在書頁裡黏上又撕起一樣，仍有聲響。他走進客廳，再進入自己房間換掉外出服，藏在他自己的秘密基地。他又出房間，晃到廚房。隔著單薄的門板，我聽見冰箱開啟的聲響，他正就著冰箱燈稍微整理裡頭的食材排列。母親和我從不在乎冰箱食物怎麼放才能保鮮才會省電，他看不慣就會在這時候動手將它們挪放歸位。他東拉西移弄出的窸窣窸窣聲響，不間斷傳來。

我打開房門，側立門邊，頭抵著門板。

「爸，你好吵。」我打呵欠揉眼睛。

「啊，我只是想在你媽回來前弄個熱的等一下給她吃。」

他絲毫不在意吵醒我，還從冰箱裡取出裹好粉的豬排放到流理台上，在儲藏櫃裡拿沙拉油，然後穿上圍裙。高大身軀背對我，他打開抽油煙機，一手拿鍋鏟另一手開火，忙碌起來。

抽油煙機轟轟作響，鍋裡金黃透明的沙拉油加熱後溫度逐漸升高，孵出一顆顆細小氣泡。他回頭問我還要不要再吃一塊炸豬排？我說不用了，給媽吃就好，我被你吵醒要進去讀書了。

進房門後我坐到書桌前。

扭亮垂著頭的檯燈，拉開抽屜翻出幾張計算紙，接著打開桌上的數學講義，再從筆袋裡頭抽出藍筆和修正帶。將計算紙疊在數學講義上，我開始一題一題解，直到再也無法繼續思考跟運算，非要用睡眠填補紊亂的腦袋才認分關燈躺回床上。

我閉眼，天色終於在這刻真正暗了下來。兩側太陽穴到眼睛之間有緊繃感一陣陣來回傳遞，暫時還沒鬆緩。漆黑色簾幕裡，父親穿著亮麗走在巷弄時搖曳生姿的身影，以及試穿衣裝時的肢體動作仍在進行，也還沒隨時間空間轉換而褪去。

耳朵還醒著，聽見母親回來了。

她一進門就出聲唉唉叫，說好累好累。父親要她快來吃他剛炸好的豬排，她回應說想先洗澡。她將摩托車鑰匙匡啷一聲丟在客廳桌上，走入她房間拿套乾淨衣物往浴室裡去。父親對她說，你去洗，等下如果涼了，我再加熱就好。

母親出來後，父親坐在她對面看她一口一口將消夜吃進肚子裡去。母親吃豬排的時候抱怨說今天晚上誰又請假了，害她一個人得做兩個人的事。父親耐心以字句應和。

他們夫妻這日的相處此時告一段落，隨後兩人各自回房，在幽閉安靜的空間內，度過屬於自己的剩餘長夜。

幾小時後，黎明來臨，我睡前設置的鬧鈴反覆叮噠作響。閉眼摸索手機，再細眯眼觸按停止鍵，以意志力喚醒身體，我翻身後從床上起來，打算上學前再讀點書。

拉開整片窗玻璃，外面冷空氣順利流了進來。窗溝的塵絮已在昨晚被抹去，軌道冰涼潔淨。

窗外，夜晚特有的灰藍陰暗漸漸消退，再遠一點的天際隱約有束紅色微光正在漫開，細窄巷道於是透出一股殷實的寧靜。而那幾根直挺挺散開站立的街燈，由於時間還不到，仍勉力亮著光，等待同一刻被集體熄滅。鳥群大多早起，不時傳來牠們忽遠忽近追逐嬉鬧的啁啾叫啼。

新的一天，開始了。輕薄晨霧裡，高低不一的老舊公寓灰撲撲彼此擠挨，如此相親相愛。